

一个新疆女记者的自然亲历

荒野 笔记

江南 著

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

HUANGYE BILU



I267.4
202

荒野笔记

江南 著

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个新疆女记者的自然亲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野笔记:一个新疆女记者的自然亲历/江南著. —乌鲁木齐: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4

ISBN 7-80727-305-4

I. 新... II. 江...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5479 号

出版发行	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延安路 21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电 话	(0991)2885813 2866319(Fax)
E-mail	xk@xjkjcb.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振雄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40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调换

走向奈仁格愣山谷



7月20日

走向山地

我坐在疾驰的车子里。我的心她早已从我的胸膛里飞走了,飞得无影无踪。

是的。我对亘古的原野有一种天然的欣赏。就是这种欣赏,牵引着我一次又一次走进荒原,走进沙海,走进环湖草原。

每一次,当我坐在城市里那张熟悉的办公桌前,旷野的一切就在眼前晃动,它们从遥远的地方走来,敲响我记忆的大门。这时,我的思绪就会像幽深的碧草一样,疯狂地生长。母亲曾多次对我说,孩子,我会为你担心的。说着,她就掉下了眼泪。

就这样,我还是无法自抑地怀想着纯净的太阳,明亮的河水,还有广阔的地平线。是的。我想念它们。不要以为,我这样说就表示我的心肠极硬,只是我说服不了自己停止走向自然的脚步。我渴望逃离尘世的喧嚣和污浊,渴望到达一个原生的没有人类干扰的地方。我渴望那里。



许多时候,当我坐在远行的车里,或者躺在大地的怀抱中,母亲的影像就会出现我的眼前。她时常站在布满尘土的小路上,向着柏油路张望,一缕零乱的白发被风扬起,苍老的脸颊被太阳晒成了老树皮的模样。在旷野里,我的思维总是和幻觉联在一起。我趴在地下,四肢平伸,脸颊紧紧贴着草地,贴着泥土。我不明白大地是我的母亲,还是母亲是我的大地,或者她们原来就是一个整体。在暖洋洋的太阳底下,我的泪就流了下来。

鸟儿送行

清晨。阳光。我们出发。

临近田野,一只鸟儿,又一只鸟儿,追逐我们疾驰的车辆。它们不停地变换着舞姿,一会儿平静地展开羽翼,在湛蓝的天空盘旋,一会儿与我们敞开的车窗平行曼舞。叽叽喳喳。那么多的鸟儿频频向我们致意。它们说,远行快乐,一路平安。

鸟儿,特意给我们送行来啦。

一只乌鸦,穿一袭黑衣,停落在一棵老榆树的顶梢,特立独行。哇……哇。走好,走好,它说。老朋友,你们好啊,你们好啊!我大声回应着。

一支由科学家和志愿者组成的考察队计划翻越天山山脉,攀登高山裸岩,寻访一个可爱的小家伙——伊犁鼠兔。一种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小动物。1983年由新疆环保科学研究所的李维东先生首次发现,两年后公布为世界新种。这个由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并命名的小东西曾经引起了世界动物学界的轰动。20年之后的再度寻访,我如约前往。这于我,是乐不可支的事儿。

奈仁格楞山谷,我远行的第一个地方,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一个蒙古小村



落,一片牧场。牧人均属蒙古土尔扈特部东归后裔。奈仁格愣,蒙古语,意为细长的河流。那里的确有一条河。关于地名,汉语这样表述也许不算十分准确,我只能说,抱歉。

铃铛刺

太阳西坠。山的轮廓在遥远的地方影影绰绰。夕阳的金辉一点一点地铺满大地。

小路两旁,生长着一些灌木,约有一人高。暗红色的枝干上,挂满玫瑰色的果实。那果实小而圆,通体透亮,大概就是铃铛刺吧。小的时候,我在野地里割草,就时常与它们相遇的。我偏爱这植物,尤其是那些紫葡萄一样的小果子。走过去,攀住枝干一摇,果实就会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那声音极悦耳,像从高远的天外跌下来一片片碎玻璃。那时,我一次一次地玩这种把戏,听果实的歌声,从不厌烦。这一次,每一个人都学着我的模样,越过小河,在溪水的奏乐声中,轻摇着,重温儿时的游戏。

我偏爱它,大概因为它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得到永存。它是童真和快乐的收藏者。

大鸨跳探戈

铃铛刺的乐声唤来了一只大鸨。先前,还不知道它在哪里玩耍呢。也许,它刚刚归巢,准备安睡呢,是我们的淘气惊扰了它吧。这时,有一个声音,从我的体内快速发出:喂,老兄,快看呐!

哦,哦,它决不吝啬,决不。它雍容大度地走进了我视野中的画布,并且,开始了有意思的表演。瞧吧,它从一大丛草里探出脑袋,向我们这边半遮半掩地张望。然后,踏着步子,蹑手蹑脚地朝我们走过来啦。当它一点一点靠近时,我几乎颤抖起来,抑住呼吸。我太激动了。很显然,这是个满怀好奇的家伙。也许是听到了陌生的吵闹声,



这声音扰乱了它宁静的生活，它有点恼火了，想来探个究竟。不过，也许它天生就是个喜欢探秘的家伙。

当它的整个身姿一露出来，你准会微微震颤了。如果你是一个敏感而细致的人，定会为它的勇敢和优雅发出赞叹。

它通体沙褐色，两只细长的脚轻巧灵活，强健有力，富有节奏地向前划动。那简直就是一副好用的桨，正在拨舟荡漾呢。它们可是草地上的奔走能手。最抢眼的是它的头，高高地昂着，细长优雅的脖颈向天空举起，很像是在跳探戈。又一只大鸨出现了，这一个是急性子。它飞快地弹跳着，一下，又一下，像一个毛毛球，突然从灌丛里蹦过来。马路上，腾起了一层淡淡的薄薄的烟尘，这是后来者创造出的杰作。

后一个追上了前一个，两个机灵的家伙并肩站在小路中央，大摇大摆地向我们这群不速之客露出探寻的表情：“你们这一伙冒失的家伙，也不打个招呼。”

是啊，也许两个机灵鬼正在草丛里谈情说爱呢。可惜，我们没看到。它们发情时最为美妙。雄鸟的尾巴翘到背上，双翅张开如巨大的蔷薇花。

它们我行我素。停留一会，毫不犹豫地展开翅膀，在空中划着美丽的弧线，相互低语着，向着高远的云层飞去。天边有一溜儿泛起的波浪，那是它们在波浪里戏水呢。它们把我们撇在一边，不问不管，任我们傻乎乎地愣在那里。

在它们眼里，我们是落日前的唯一观众。它们要极尽表演之能事，展露自己非凡的才华。

山近在眼前

一幅美丽的幕布徐徐拉开了。

对面，是险峻的岩壁，呈现着褐色。威武，雄壮。

左边，山峦平缓，从山脊到山顶铺满青草，偶有小白花散落其间。简单，洁净。

右边，山峰低矮，山顶浑圆，如少妇饱满的乳房。那乳头上长一撮浅草，极嫩，极绿，让人生出无限怜惜。就是这右边山峰特别的稀奇古怪。它的山脊露出土黄色，光秃秃的，一棵植物也不生。光秃的山脊也就越发使它的山顶醒目了。山尖尖上的一撮绿草，若在远处看呢，又像是哪个淘气的孩子给戴上的一顶绿草帽子。可不是只有一顶帽子，很多座山，就有了很多顶帽子。绿色的，一顶挨着一顶。与对面险峻的大山相比，这右边的倒是有了无限的情趣，无限的妩媚。同是一片山地，却风格迥异，刚柔相济。

如此丰富的山脉，足以让我终生铭记。



夜 幕

夜幕降临。山峦在朦胧的薄暮中起伏。我们寻找山间的宿营地，满天的星子引领着我们前行。哦……哦，迷失方向了，误入一座峡谷中的石英矿区。一座破旧的泥屋里，钻出三个黑乎乎的胡子拉碴的男人。借助房檐上微弱的灯光，我发现他们叼着烟头，叉着腿，倚靠在破墙头上，斜着眼睛，似乎有点恶意地看着我们。我有些害怕，其他几个女孩子也害怕了。我们挤成一团，缩在车里，身体微微地颤抖着。我几乎听到了另一个女孩子压抑着的哭声。

几乎是逃跑一般，我们从那里，从那几个男人面前消失了。当银色的月光笼罩整个山谷，我们终于找到一块地势略为平坦的宿营地。我听到了谷底潺潺的流水声，那是一曲美妙的音乐。天哪，这自然的乐音来得正是时候，它极大地安慰了方才的惊慌和恐惧。我是多么感谢这明亮的月光，是它指引我们寻到了今晚的休憩地。

现在，那月亮如一枚刚生出的鸡蛋，落在人家的草棚上。我向它投去感激而欢快的一瞥……这纯净的光束。

夜宿深山

有月亮的夜晚，大地是令人喜欢的银灰色。手电筒微弱的光影中，我向那悦耳的让人愉快的溪流走过去。它在沟底，需下一个陡坡。小心，别摔倒。但这又有什么呢？那边，有泉水的音乐召唤着我，我是神圣山区中的朝圣者。我献出眼睛，还有我的心灵。

一只兔子突然从草丛里窜出来，抢在我前面急慌慌地越过去了。它一定赶着参加一个迟到的约会呢。哦，好像是灰色的毛皮，耳朵抖动着，哎，只那么一刻。

喂，可爱的朋友，停一停。我悄声喊着，希望它慢点儿，做我荒野里的旅伴。只可惜，大概因为与我的生疏，一种相互间的信任还没有建立起来。不过，也许它的约会更为重要。倏，一下就钻进草丛了。那短暂的停留还是让我感到开心。那大概是一只塔里木兔，天山山脉有它的家园呢。

扎营，打水，捡柴，煮方便面。在旷野里，一缕轻烟升起，一丝温暖和快乐就溜进我心里了。暗夜，轻烟也只是一条灰色的剪影。

我终于满足了自己的一个愿望，在杂草丛中，钻进睡袋，与月亮和虫子一起共眠。



小虫子光临

一只聪明的不知名的小虫子，最先嗅闻到了我的，一个女性的身体的气息。

它来了。在我的脸颊上游走一番，停顿了片刻。我几乎听到了它柔软的呼吸声。惊动？不，我没有惊动它，我一动不动，静静地仰卧。我尽情享受这只小虫子给我的安慰，还有轻抚。一会儿，它离开脸颊，又去丈量我的身体了。

当一只小虫子,到达我的身体,白天的疲惫就全让它给带走了。

可爱的你,小虫子,让我说谢吧。

星星布满天空,极亮,如一朵一朵的小百合盛开了,饱满的,纯洁的。我的梦幻般的思绪就跌入这个有星星的夜晚的浪谷。

夜半,我听到河水潮涨潮落的声音,那古老的波浪,发出非常寂寞的声音。

有风,很大的风,呼呼地拍打着帐篷。

在风声里,我听到一个男子发出害怕的惊呼声。“我怕,谁来和我一起睡?”那是我们的司机,一个白净的,几乎没进过大山的小伙子,一个荒原的未知者。我有点鄙视地偷偷乐了。之后,便进入恍惚,在静谧中入睡,有一个香甜的梦在等着我呢。

盘山道

7月21日

去南山大坂。山路陡峭。

越野车划着之字形,艰难攀援,攀援。从窗外朝陡坡望下去,极其险恶。我有些担心和恐惧,赶紧闭了眼,双手紧握,默默祈祷。

幸亏有一队白鸽子过来了,噢……噢,它们大声叫唤着,在深谷里飞翔。有时它们退得远远的,有时又像浪花一样忽然卷回来。那是一个庞大的鸽队,至少有几百只。当它们翻卷过来时,那纯白的身姿旋转着,闪耀着,密密麻麻,白花花的,迷乱了人的眼睛。它们重复着,玩着这种游戏。在这游戏的盛宴里,我的眼睛离开惊险的山路,四处搜寻有趣的事物。

悠闲自在的还有家驼,在寻觅早餐呢。对于我们的到来,它不屑一顾,连头也没抬起一下,相当傲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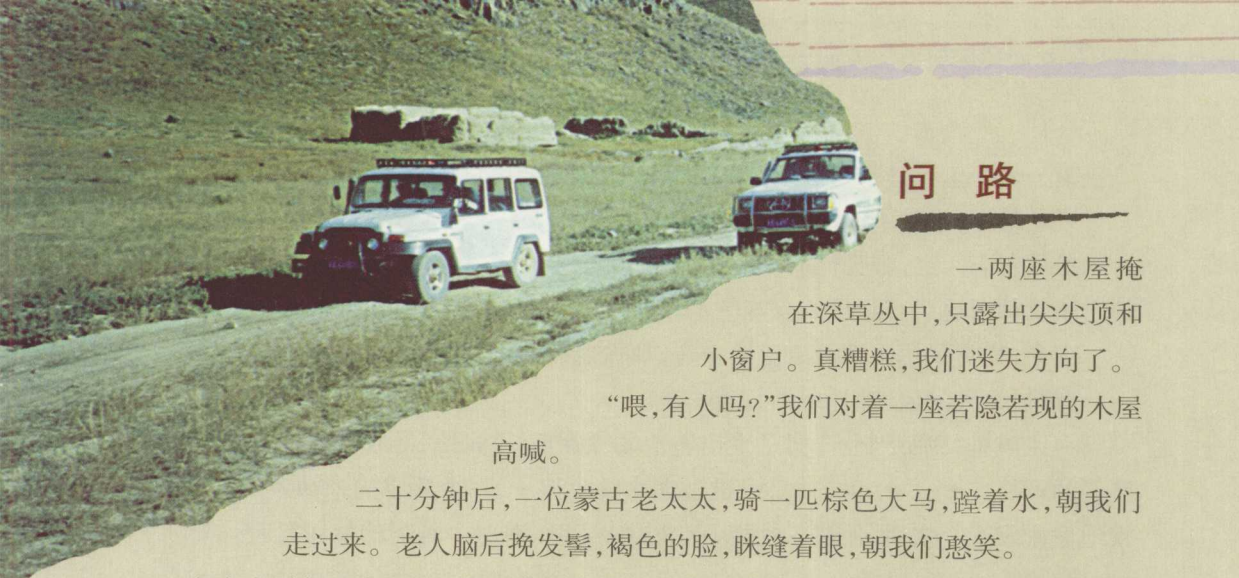
“嘟——嘟”,一辆摩托车疾驰而来,坐骑上是两个壮实的蒙古大汉。一只黑色牧羊犬,如长跑运动员,伸着长长的红舌头,紧跟主人,一路狂奔。

“喂,你的狗几岁了?”我伸出脖颈高喊。

“三个月。”那蒙古汉子扭过身子大声地回答了我。

天哪!草原上的牧羊犬可真厉害。不可想像,只三个月大,就变成了一个优秀的运动健将。

山路越来越险啦。我们的车有几回差不多都要从陡坡上倒滑下去了,女孩的惊叫声不绝。可植物的芳香却被一阵一阵的热风送进鼻里,心里和肺里。我贪婪地嗅着。



问路

一两座木屋掩
在深草丛中，只露出尖尖顶和
小窗户。真糟糕，我们迷失方向了。

“喂，有人吗？”我们对着一座若隐若现的木屋
高喊。

二十分钟后，一位蒙古老太太，骑一匹棕色大马，蹚着水，朝我们
走过来。老人脑后挽发髻，褐色的脸，眯缝着眼，朝我们憨笑。

老太太手朝西方一扬，就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山路。我们送给她两只大西瓜。之
后，老太太抱着西瓜，站在明晃晃的大太阳里，站在深草里，笑咪咪地，向我们挥手。
只一刻，我就喜欢上了这个爱眯眼笑的蒙古老太太。尽管时间过去了很久，现在我还
清晰地记得那个老太太站在深草中的模样。她像一幅人物素描，悬挂在我的心里。

在吉普克村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奈仁格愣，吉普克村，精河县，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在一
户蒙古人家落脚。主人名叫乌图那森，20年前，李维东先生首次登上这座山考察伊
犁鼠兔，就是这个蒙古人给当的向导。

“驮我们上山，四匹马，行吗？”

“行。”

“五匹行吗？”

“行。”

“六匹行吗？”

“行。”

与我们对话的是乌图那森最小的儿子。他只说一个字，行。并且一直笑咪咪地看
着我们。他的少语，纯朴，腼腆与可爱，把我们都给逗乐了。当年他才六岁，是个顽劣
小孩。现在呢，看起来又高又大，壮实如牛犊。小眼，宽阔的脸膛，圆圆的，如圆规画
出。一个标准的蒙古男子，叫其木代。问名字的含义，说是个经文，西藏一个大喇嘛给
起的。

吉普克，蒙古村落。山中蒙古人逐水草，事畜牧，各有分地。

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政府把蒙古土尔扈特部重新作了调整,分为南北东西四路。设四盟,各立盟长,颁发官印。西路,在精河一带,设一旗。封默门图为盟长,隶属伊犁将军节制。这是吉普克蒙古人的一段历史。

细 雨

这家院落不大。植物茂密,深及膝盖。有荨麻,有狗尾巴草。荨麻不可轻视,碰上了就扎人,又疼又痒,很是恼火。看到它要绕开去。狗尾巴草果真如其名,细而高,尾巴弯弯地朝天翘起。

午后,细雨来了。村落里就拉起一层轻纱。一切恍如梦。偶尔,一头老牛慢腾腾地低头赶路,一匹快骑从雨雾中腾过。露水在各样的草尖上凝聚,悬挂,不想坠落。叶片上的水就达到饱和状态,一颗一颗的,闪着亮光,疑似珍珠呢,伸手去捡,湿了一手。

一只花瓢虫在叶面上荡秋千呢。飘过来,移过去,一脸浪漫。我们小的时候,喜欢拿花瓢虫玩一种恶作剧。追花瓢虫。捉起来放进手心,趁男孩子不注意,往他身上一丢,跑着喊着:哦,你媳妇来了,哦,你媳妇来了。闹够了,躺地下打滚,直看到那个男孩气呼呼的模样,自己却笑得浑身乱颤。现在,这小瓢虫荡够了,在叶面上坐着,一动不动,悄无声息的,好像挺孤单。

三只鸟鹊,低吟着,在雨中的草丛中掠过。两只小山羊羔子,那样的白白净净,并肩,站在主人的门槛上,歪着小脑袋,像模像样地也听雨声呢。

雾起来了,青烟笼罩。

去夏牧场

细雨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了。

到下午,红彤彤的大太阳就冲破雾纱,在天空晃啊晃的。几朵云奇妙地变幻着:这里是两只野鸭子在水浪里赛跑,身后留下一行细细的水线。那边,一枝水仙花才盛开呢,花瓣上一滴露珠坐着,似乎要滚落下来,却又悬在那里。

我们骑上其木代备好的马,去夏牧场。

鹌鹑鸟

山路盘旋而上,沿途布满了大小黑色白色褐色的石块。右侧,是一条河流,



高声欢唱着，一路陪伴着我们。河床一会儿宽，一会儿窄。河中巨石突兀。水急时，浪花翻滚，轰轰作响，气势惊人。有一处，宽荧幕样的瀑布从天空垂挂下来，一条白练就将天上人间合为一体。

一只鹈鹕鸟在这个通天梯上点水玩耍。它敛起翅膀，飞速地点一下，再点一下。小水花随着它的小圆身子跳跃着。它实在太顽皮了。我有点替它担心，怕它被那巨浪般的瀑布吞掉了。我欣赏它玩耍的那模样，足足看了有好几分钟，这才明白，是兀自多余的担心。它的小身体灵巧又机警，天生就是戏水的大玩家，一个天才。我的一颗心也就放松了，兀自悄悄地乐了，还独自为它鼓掌了呢。不知它是否看到。

哨 羊

一只北山羊，亮起两把大弯刀样的长角，站在一个岩石上，向我们行注目礼呢。那样子又严峻又威风，看起来它更像一个勇士，在勇敢地迎接挑战呢。它的模样，让人心生钦佩。尤其那两只一米多的长角，在阳光下，明晃晃的，像骑士的两把战刀。配在北山羊那矫健的身姿上，真是恰到好处。

北山羊站立的岩石，矗立在一座山的顶峰。天空绝顶的湛蓝。白色的山羊。黑色的岩石。如此一来，衬托出了一个腾云驾雾、超凡脱俗的北山羊。它具备灵性，它来自上天，它是一个洁白的天使。

我站在低于它几百米的峡谷间，向它投去仰慕的长久的注目。它端庄，神圣，静立，如世间一个完美的雕塑。尤其令人羡慕的是那两把弯弯的大刀，给人一种力量感，威力四射。走远点儿，北山羊就成了蓝色幕布上的一个剪影，模模糊糊的，神秘秘的。它与苍天自由自在的对话成为我无限的向往。

无疑这是一只了望的哨羊。在不远处肯定有一群北山羊，正在觅食或者下山喝水来了。北山羊喜欢群居，行动相当谨慎。在它们觅食时，一定会有一只机警的雄羊站在山岩顶部，设岗放哨。这是它们永远不变的习惯。



过 河

沿着山路走六七千米，就到了夏牧场。

隔河望去，一座松木屋孤零零地矗立在碧绿的草地上。山坡上爬满葱郁的云杉。在它的密林间，一定有许多小生命在谈话，在散步。比如鸟儿啦，小松鼠啦。

马儿蹚着深水，驮送我们过河。驮一个，回头，再驮一个。它喘着气，沉默着。当我弯腰俯身，它呼出的气息在脸上悠荡，亲切的，微痒的，那一定是它对我说的话。我乐于聆听，并猜测它话语的含义。汗水，河水，沾湿了我与马儿的身体。它是那样的忠诚，那样的令人信任。现在我知道了，它在对我说，别怕，我会送你安全过河的。我温柔地轻抚它的脸，它的背，向它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我天性爱马，对于马的高贵品质极为敬佩。我对马的生命充满敬意，它是我永久的恋人。我对它无所需求，只是单纯地爱恋。

因为马对蒙古人的贡献，从成吉思汗时代起，蒙古人不再吃马肉，敬马爱马。马可以安享天年，当它死去时，主人会怀着忧伤将它埋葬，并竖起一座敖包。

我要对那些不吃马肉的蒙古人说，谢谢，并且，我也从不吃马肉。

家

木屋近在眼前，青草蔓藤包围着它。今晚留宿这里。

一只大黑狗，吐着红舌头，两只前脚搭在门槛上，将头探出门外，一双大眼睛特别的明亮，里面露出明显的欢喜和好奇，那样儿好像在说，请进，快请进吧，我的客人。

小屋里暖烘烘的，木炭燃烧的声音，噼噼啪啪。奶茶冒着热气，香喷喷的。

一个温暖的家。



游 戏

夜里，外面下很大的雨。那雨点如鼓点，密集而响亮。落在屋顶，落在羊羔子身上。丁丁冬冬。

几人围成圈，坐炕上玩游戏。每人发一张纸片，一人当警察，在众多人中找出杀人犯，考验人的心理素质。

听雨声。玩游戏。外面是落石的声响，巨大的，一下一下，石块从山顶滚落下来，很沉重地跌落在山涧羊肠小道上。屋里，兀自地笑着，笑声朗朗。我没有杀人，我不会杀人，这是其木代生硬的含混不清的汉语。他透着孩童般稚气的语言逗得满屋人哈哈大笑。

我坐在铁炉旁，看腾腾的火苗，记一篇日记。

7月22日

名叫酒鬼

有雨。留守木屋。

其木代举起斧子，一下，又一下，重重地劈下去。火炉旁堆起高高的柴火，那是云杉和杨树的枯树枝或木桩。

在木屋，我喜欢坐在火炉边，看炉子里跳跃的火苗。黄色的光影映在脸上，暖烘烘



的,有时也会炙烤得脸颊生疼。就在这个暖烘烘的光影里,静静的,一动不动。偶尔,从敞开的木门侧眼看雨帘。

时间和空间在这一刻完全静止了,不知冬夏,不知春秋。

心里只一个空。空,如雨中的山涧,如雨中的草地,那般透彻的空灵。

其木代做了一锅饭。一个奇大的铁锅,是刀削面。众人嘻嘻哈哈一哄而上。手捧大碗,嘴里呼呼作响,转身的工夫,锅就见底了。那是我吃过最香的饭。牧羊人来了,其木代家的。蓬头垢面,头发和胡子都很长。头发乱糟糟的,直抵肩膀。胡子如一堆杂草,团在下颌。穿一件旧军装,身后背一块干硬的羊皮。肩上挎一个褡裢,手举一根羊鞭就进屋了。猛一见面,还以为是一个山中的逃犯呢。

说是到夏牧场放羊去了,两个月才下山一次,头发当然长成这样了。夏牧场在很远的深山里,骑马还要再走五个小时。但那里更美,深草长及膝盖,遍地都是野花。是牧羊人向我们描述的。问其木代是这样吗?他笑一笑,就说一个字,是。

牧羊人中等个子,粗壮,宽脸膛。典型的蒙古人长相,倒是说着略微标准的普通话。善谈。似乎知道的事情还挺多呢。因为爱喝酒,经常醉酒,山里人叫他酒鬼。不知道他的真实名字,似乎酒鬼即是他的代号。

据说牧羊人很久以前当过兵,还是个连长什么的。山里人这样说:在部队他挺厉害的。厉害,在山里人那里就是“行”的意思。后来在部队犯错误了,被退回家乡了。老婆领了孩子走了,再也没回来。只剩他孤零零的一人。起初念着曾经是个军人,倒也受到乡里人的尊敬。但后来,他爱上酒了,逢喝必醉,醉了倒地就睡。慢慢地,就遭人白眼,被人看不起。再后来突然有一天就从乡里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以为大概喝醉酒冻死在野地里了。

牧羊人是个蒙古人,但并不是吉普克本村人,谁也不知他从哪里来,啥时来的。只是大家都叫他酒鬼,喊一声酒鬼,他就答应了,似乎那是爹妈给起的名字,叫得天经地义。

牧羊人放羊的主人并不固定,上半年给巴特尔放牧,下半年又走了,赶着纳森家的羊群在山里转。给谁家放,不给谁家放,无一定数,全凭自己一颗心的喜好。悠悠荡荡,自由自在,如天空盘旋的一只鹰,想哪里落脚就哪里落脚。

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在他那里也从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今天说是伊犁的蒙古,明天又醉眼朦胧地说是吉木萨尔的蒙古。从没有人去追究。不过,他当过兵这一点历史,似乎没有人怀疑过。因为他说着这山里人少有的普通话,能讲很多部队里的事。

你们给我剪头发吧,他说。

于是便给他剪。可牧人家没有适合的剪子。他钻进大炕地下，窸窣一阵子，找出一个夏天给羊剪毛的剪子。上面生满了铁锈，很大很大，又那么长，仅剪刀刃部就足有30厘米长。女人一只手都拿不起来，得两只手拿着柄。于是我用两只手举起那个相当沉重的羊毛剪子，一下一下剪起来。我觉得我不是在剪头发，更像用铡草机在铡一堆草，或者在修剪树枝呢。

几人轮换着剪，终于很吃力地将长头发剪去了。现在头发是短了，可坑坑洼洼的，长一撮短一撮，不成样子，还得修一修。说要修头发呢，众手都上来了，纷纷掏出自己随身携带的小剪刀。现在小剪刀有用处了。哈哈，至少有四只手在那一个头上摆弄着，完全是带着一颗玩耍逗乐的心。

牧羊人也不生气，安静地坐在炕沿上。让往右就往右，让往左就往左，特别听话。这一个头足足闹腾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是像个样子了。拿镜子给他这么一照，他大大咧咧地连说，好，好。

这么把头发修理一番，他一点也不丑，还相当的有精神。

他喜欢下棋，还下得很好。放羊时几人凑到一起，拿石子儿下着玩，消磨时间。

后来我又到牧羊点去了一次，还专门给他买了一副象棋带去。可他不在那里了。问人，说一个月前他喝酒打架，把人家给打伤了，派出所正到处找他呢，他躲到森林里去了。我相信他不会饿死的。森林里有各种小动物，他总会想办法打到一两只的，架一堆篝火烤着吃。那他可真成一个野人了。

